



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

主 编/ 丹珠昂奔

鄂伦春族

Elunchunzu

王为华 著

鄂伦春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的守望者，他们世代居住在大、小兴安岭及黑龙江流域。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植被物产等条件形成了鄂伦春族的狩猎、捕鱼、采集生产方式，孕育了渔猎文明，“棒打狍子瓢舀鱼”的生活状态中不乏秩序井然、自然和谐以及人间欢乐。



辽宁民族出版社



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

主 编 / 丹珠昂奔

鄂伦春族

Elunchunzu

王为华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 王为华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鄂伦春族 / 王为华著. —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2. 1

(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 / 丹珠昂奔主编)

ISBN 978-7-5497-0058-5

I. ①鄂… II. ①王… III. ①鄂伦春族—民族历史—
中国 ②鄂伦春族—民族文化—中国 IV. ①K28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2463 号

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鄂伦春族

ZOUJIN ZHONGGUO SHAO SHUMINZU CONGSHU·ELUNCHUNZU

丛书策划 / 李凤山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有限公司

幅 面 尺 寸: 170mm×240mm

印 张: 11.5

字 数: 100 千字

印 数: 1-3000

出 版 时 间: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刷 时 间: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 任 编 辑: 朱 虹

封 面 设 计: 杜 江

责 任 校 对: 侯俊华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97-0058-5

定 价: 36.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345

邮购热线: 024-23284335

<http://www.lnmzcbbs.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鄂伦春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的守望者，他们世代游牧生活，长期生活在北方游牧区域。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习俗传统等条件形成了鄂伦春族的自然、抽象、柔美的生产方式，孕育了原始文明，“林打鹿子驯驯鹿”的生活状态中不乏秩序井然、自然和谐以及人的欢乐。

《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 丹珠昂奔 (藏族)

副主编 / 武翠英 张学进 李凤山 (蒙古族)

编 委 /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 今 (满族)

王为华

吕 怡

那晓波 (鄂温克族)

权春哲 (朝鲜族)

朱 虹 (蒙古族)

阿 苏 (锡伯族)

杜 江

何荣伟 (锡伯族)

吴昕阳 (满族)

金顺玉 (朝鲜族)

黄任远

黄有福 (朝鲜族)

萨仁图娅 (蒙古族)

盛丰田 (锡伯族)

毅 松 (达斡尔族)

| 总序 |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几千年来，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国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道，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共同开发着这块土地，建设、发展、捍卫着这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家。各民族都是兄弟，相互离不开，都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胡锦涛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几千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祖国大地上自强不息、团结拼搏，共同创造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建设了幅员辽阔的锦绣河山，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发展进程中，我国各民族密切交往、相互依存，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我国每一个民族都是祖国大家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我国每一个民族都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每一个民族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因此，坚持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不断增进了解、紧密关系，深化友谊、建立坚不可破的感情基础，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多发期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要求。为了进一步宣传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增强对少数民族的认识，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方针，加强各民族之间的了解与沟通，让读者了解各少数民族文化，加深对我党民族政策的理解，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宣传司和辽宁民族出版社共同策划了《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以下简称《丛书》）。

这套《丛书》是一部面向各级干部和广大读者的民族知识宣传普及读物，也有利于国外读者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生产生活发生的翻天

覆地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伟大进步。

依据上述原则,《丛书》的编写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丛书》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鲜活生动的语言、特色浓郁的图片、丰富的民族常识链接,向读者展示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历史渊源、民族变迁、社会生活、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历史人物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伟大实践。第二,作者多为本民族专家学者和与民族相关的研究工作者,对自己撰述的对象既有深厚知识积累,也有真挚情感。第三,内容彰显了历史与现实、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与散杂居区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多彩画卷和轨迹,引导读者走近少数民族,聆听他们的古老传说,感受他们的发展变化,加深彼此的沟通 and 了解。

一个民族的历史承载着这个民族的文化,也承载着这个民族的发展和未来。我们要始终牢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这个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主题,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凝神聚气,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丹珠昂奇

2011年10月28日

前言 |

鄂伦春 北方古代民族文化的守望者

中国北方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构筑起资源丰富的生态环境，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北方民族，他们共同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东北文化圈。据考证，最早的北方先民可追溯到距今28万年前，他们所创造的古代北方文明几乎与中原华夏文明并存于世。他们在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中不断崛起，从南北朝时期至清代，北方民族进军中原，先后建立了北魏、辽、金三个区域性政权和元、清两个大一统政权。古代北方民族一次次南下中原，其远古的文化渐渐消失在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大变迁中。加之东北湿润、半干旱的季风气候不像西北干旱气候那样易于文化遗迹的保存，于是，少数民族史书中厚西薄东的现象就很容易理解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东北古代民族后裔及其文化的意义就变得更为厚重些了。《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鄂伦春族》的写作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考，让更多的人通过了解鲜为人知的鄂伦春族历史文化来进一步了解中国北方古代民族的文化，丰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

鄂伦春族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的守望者，他们世代居住在大、小兴安岭及黑龙江流域。据清朝初年的史料记载，17世纪中叶以前的鄂伦春人的活动范围很大，包括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南北、东至库页岛、西起石勒喀河的广大地区。到了17世纪中叶以后，沙俄的势力开始向我国黑龙江流域扩张，使鄂伦春族开始大量的迁徙。原来居住在黑龙江北岸精奇里江两岸的鄂伦春人迁徙到了黑龙江南岸和大、小兴安岭一带，并从此定居下来。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植被物产等条件形成了鄂伦春族的狩猎、捕鱼、采集生产方式，孕育了渔猎文明，“棒打狍子瓢舀鱼”的生活状态中不乏秩序井然、自然和谐以及人间欢乐。直到20世纪50年代，鄂伦春猎人还

凭借着一匹马、一杆枪游猎于兴安岭深山密林中。由于长期保存着比较原始的原生态生活习俗，这些远离高速公路，远离所谓的现代文明的那种完全迥异于都市生活的场景，为研究人类早期生活、文化现象提供了研究范例。因而鄂伦春族也被称作“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

鄂伦春渔猎文化趋向于与他们的生存环境和谐共存，由于人与自然环境表现为最直接的关系，所以鄂伦春渔猎文化主要围绕人与自然二要素在观念、行为、心态等诸方面表现出鲜明的特色。

第一，对大自然无限敬重的生存理念。上山打猎、下河捕鱼的收获虽然取决于个人的技术与经验，但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动物行动线路的变化等不确切的因素。所以，“神安排一切，恩赐猎物”的观念就很普遍。他们认为人乃至世间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神所恩赐，正是这种伴随神的意识而生的敬奉精神让人类逐渐走向文明。鄂伦春人选择万物有灵的信仰，通过对神的顶礼膜拜和祈求神的保佑来表达对自然的尊崇与敬畏。在狩猎过程中，鄂伦春猎人形成了一套庄严而神圣的祭神仪式：燃阿又香，向山神敬烟敬酒、跪拜祈祷；狩猎之前从不估算狩猎成果；狩猎中不大声喧哗；捕获猎物之后常常祷告，祈求动物原谅；获得猎物先以动物血肉奉献神灵……

第二，游动迁徙的生存方式。自然界中，游动迁徙是一种常态，涓涓小溪汇入江河流向大海、朵朵白云随风四处飘荡、候鸟追随季节南征北飞、动物为了食物而到处奔跑……一切幸福尽在游动迁徙的过程中。而对于以追逐野兽、采摘果实、捕捞鱼群为生的渔猎民族而言，游动迁徙的生存状态便是一种必然。鄂伦春人“住所迁徙不定，逐鸟兽而居，大都在有山有河之处。此处鸟兽猎尽，即迁移他处。冬季多住于山之阳，夏季多住于河之滨也”。从生产与生态的关系角度看，渔猎民族逐水草野兽而不断迁徙的生存方式维持了生活、生产、生态三者之间的关联与平衡，保证了某一特定区域内的动植物重生的可能，因而渔猎文化在特定的自然生态环境中更具合理性。迁徙不仅练就了渔猎民族极强的适应能力和坚韧进取的性格，还扩大了他们与外界的交往，信息的传播、文化的沟通都借助迁徙而完成，从而形成了渔猎民族广收博纳的开放意识。

第三，合作和分享的平和心态。合作、分享是早期人类，也是今天部落民族在特殊自然环境中得以生存的可靠保障。最初可能是由于食物获取的困难，后来则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社会义务、一种对等互惠的制度，它也促成了大度、宽容、友善、互助等良好品德的形成。这一点，也应该成为现

代文明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早期的鄂伦春族的渔猎活动是以“乌力楞”为单位的集体行动，人们共同劳动，共享猎获品。随着狩猎规模的扩大，鄂伦春人组成了3~5或5~7个猎手的“安嘎”（狩猎队），“安嘎”分工协作，做饭、管理马匹、猎获动物，各司其职，无论狩猎技术高低都平均分享猎物。老人、体弱的人可能受到更多的关照，“尼玛都纶”（鄂伦春语，“赠送”的意思）使没有劳动能力的人获得保障。

渔猎文明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成功与最持久的适应方式”，渔猎文化对自然取之有度、合理利用的理念至今值得我们在解决环境问题方面予以借鉴。保存文化多样化就意味着人类缓冲策略的多样性，人类就有可能获得可持续生存。

在现代化进程中，全球经济的迅速一体化带来的强劲的文化趋同趋势对民族传统文化造成了猛烈的冲击，无数人类各具特色的原生文化行将消亡，鄂伦春人在民族文化“生存与毁灭”的矛盾境地中彷徨、迷惘、焦虑和不安，“照顾”及加速其“城市化”都未必是解决问题的良策。过度“照顾”只能增强“等、靠、要”等依赖意识；而完全的城市化之路，分明也是在“扬弃与重塑”的借口下，对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彻底放弃。文化变迁应该是作为文化的载体——文化中的人的主动选择，如果文化中的人“自暴自弃”，那么即便是“亡羊补牢”也是于事无补，鄂伦春传统文化的日益衰落便是必然。然而，纵观所有有关鄂伦春族的资料，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来自人口较少民族强烈的述说与自我阐释的渴望，看到民族意识的觉醒，看到民族自我定位的追求；鄂伦春族文化精英、民族干部甚至是普通百姓更是对鄂伦春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呕心沥血；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研究人员、民族精英对鄂伦春传统文化研究也更为广泛和深入。这让我们看到了鄂伦春族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构与传承的希望，我写的这本《走近中国少数民族丛书·鄂伦春族》也包含着重拾“文化基因”、重构传统文化的努力。

目录 |

总序	001
前言	003
第一章 书山文海寻觅鄂伦春	009
从“索伦部”到“鄂伦春”	010
室韦、肃慎后裔之争	014
哈拉、穆昆与乌力楞	019
狩猎的智慧	027
第二章 一段岁月 一段记忆	033
清政府的“移民实边”政策	035
被侵略的痛	044
新生活 新发展	047
第三章 一个民族 一种风俗	055
新生命的降临	056
结百年之好	062
丧葬习俗	069
味蕾上的滋味	075
服饰艺术	084
岁时节令	093
第四章 鄂伦春民族文化	103
萨满文化	104
居住文化	112
民间文学	120
桦树皮文化	127
图腾文化	136
第五章 名人轶事	141
刚通事件	142
率众反抗谕达的吴滚都善	142





鄂伦春“兴学”第一人：保忠	143
著名民间口头文学家：孟古古善	144
鄂伦春族领袖人物：贵德布	145
与“抗联”结义的盖山	145
毛主席接见过的鄂伦春人：葛德鸿	146
《最后的山神》的主人公孟金福	147
鄂伦春著名作家：敖长福	149
鄂伦春民间文化传承第一人：莫宝凤	149
鄂伦春萨满舞传承人：关扣尼	150
桦树皮制作传承人：郭宝林	151
寻找成吉思汗足迹的鄂伦春人：孟松林	152
鄂伦春第一位女县长：关金芳	153
鄂伦春族学者：韩有峰	154
鄂伦春萨满研究第一人：关小云	155

第六章 鄂伦春自治旗与民族乡镇 157

鄂伦春自治旗	159
阿里河镇	159
大杨树镇	161
托扎敏镇	162
甘河镇	163
乌鲁布铁镇	164
诺敏镇	165
古里乡	167
新生鄂伦春民族乡	167
逊克县鄂伦春民族乡	168
白银纳鄂伦春民族乡	170
十八站鄂伦春民族乡	172
楠木鄂伦春民族乡	173
后记	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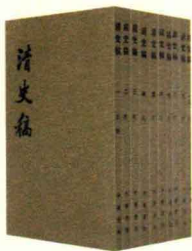


第一章 书山文海 寻觅鄂伦春



在中国绝对的北方，在森林覆盖的高高兴安岭上，一个世代以狩猎为生的民族因为与世隔绝而鲜为人知，是谁第一个发现了他们并把他们写进史书是需要历史学家去考证的，但是那首脍炙人口的《鄂伦春小唱》真的让“一个人，一匹马和一杆枪的形象”根植于人们的脑海，他们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森林骄子”鄂伦春。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他们，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他们。让我们在古籍中寻找鄂伦春先人的足迹，在前人的著述中让鄂伦春人的形象更加清晰，让我们慢慢走近鄂伦春。



《清史稿》书影



《清实录》书影

文献典籍是我们研究一个民族历史的重要依据，对于一个仅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而言，以异族文字或汉文字记载的只言片语都是很有意义的。

由于鄂伦春族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中，因而对他们的记载不是很多，到了清朝时期，清政府加强了对东北边疆的管理，于是在《清史稿》《清实录》中我们可以找到数千篇有关“索伦”的小文章，其中260余篇明确提到了鄂伦春（鄂罗春、俄尔吞等）。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开始调查了解中国境内10万人口以下的22个少数民族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状况，许多无文字记载的口承文化被采录、翻译、整理，成为文化遗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涌现出大批对该民族传统文化的民族志描述著作。近年来，伴随着国家对民族工作的重视及其对民族文化研究的加强，许多学者依据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对鄂伦春族文化变迁、生存发展现实状况深入分析研究，许多研究成果、著作相继问世。

所有这些构筑了有记载的鄂伦春族历史。

从“索伦部”到“鄂伦春”

鄂伦春的英文名是 Oroqen，而鄂伦春族的英文名称是汉语拼音的 elunchunzu 和英语的 Oroqen ethnic minority group。这是近代翻译的，一般不会有太多的异议。但是翻看史书你却会发现“鄂伦春”在汉语里有“俄尔春”、“鄂尔春”、“俄罗斯春”、“俄伦春”、“鄂伦春”等多种读音和写法。这主要是由于用汉语拼写少

数民族的语音时，审音定义不够准确造成的，读音相近的汉字在不同译者的理解中出现了偏差。这些读音和写法的标注，并不能对这个民族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如今人们已

部分有关鄂伦春族的研究文献



知识链接 “索伦部” “使鹿部” “打牲部”

“索伦部”，是明末清初对分布在西起石勒喀河，东及黑龙江北岸支流精奇里江（今俄罗斯境内的洁雅河），北起外兴安岭，南至大、小兴安岭一带的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的统称。

“使鹿部”主要是指鄂温克人和部分使用驯鹿的鄂伦春人。

“打牲部”则主要是对专门从事狩猎或一边征战一边狩猎的鄂伦春和鄂温克人的称谓。

经认同了“鄂伦春”三个字。

“鄂伦春”这一名称最早的记载见于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在此之前，鄂伦春族只是被笼统地归入“索伦部”、“使鹿部”或“打牲部”当中。在更久远的元代，成吉思汗曾于1207年派术赤征“林中百姓”，这些“林中百姓”“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从《蒙古秘史》的这些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林中百姓”包括了鄂伦春的先民们。到了明代，《大明一统志》中记载，在黑龙江以北有“北山野人”，“乘鹿以出入”，这也包括鄂伦春族中的“使鹿部”。明永乐七年（1409年），明朝政府在大兴安岭地区设立了“卫所”和“奴儿干都司”，加强了对这里少数民族的管辖。

“鄂伦春”一词的三种解释

“使用驯鹿的人”。鄂伦春在较早的年代使用过驯鹿，驯鹿通古斯语音称为“鄂伦”。20世纪80年代在鄂伦春地区进行社会历



知识链接 驯鹿 身躯似驴，足似牛，头似马，角似鹿，又称四不像。

驯鹿



史调查时，许多老人都说，鄂伦春族称来源于驯鹿，因为他们使用驯鹿，故称使用驯鹿的人。后来，一场瘟疫使鄂伦春的驯鹿全部死亡，他们用马匹替代了驯鹿。鄂伦春族已近百年不饲养和使用驯鹿了，倒是鄂温克人至今还在使用驯鹿。所以，一些喜欢开玩笑的鄂温克人常对鄂伦春人说：“现在我们还使用驯鹿，我们才应该是鄂伦春。”虽然是玩笑，但是我们也能看出，两个民族在历史渊源上的亲密关系。

刘文华画作

关于鄂伦春族源传说的浮雕壁画

知识链接 鄂伦春、鄂温克、赫哲同宗 这是一个时至今日还在流传的有关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族同宗的古老传说。很久以前，满一通古斯语族中的各个民族，在远古时代居住在外兴安岭、北海（贝加尔湖）一带，迁至黑龙江南岸后，一部分人喜欢山岭上的广袤森林，便留下来不走了，所以这部分人自称为“乌热千”（鄂伦春）；另外一部分不喜欢住在山岭上的人，来到山下居住，这部分人就是“鄂温克”，意思是从山上下来的人们；还有一部分人既不住在山岭上也不住在山下，而是乘木筏顺江而下，一直来到“三江”地区，这部分人就称为“赫哲”，意思是沿江而居的人们。

